

第三章 二战后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学泰译

接受美学认为，文学作品与读者之间根本就不存在价值关系，只有当读者阅读文学作品时，两者之间才发生了联系。而且当读者进入阅读欣赏文学作品活动，他的审美需求就以审美经验的期待视界方式向作品搜索选择能够满足其需求的文学作品。也就是说读者的意向和视界，决定了读者对所读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取舍标准，决定了他阅读中的选择和重点，也决定了他对作品的态度。也就是说读者的特定需求决定了读者对文学作品的选择和读者的阅读方向。

反过来，当某个读者或读者群希望其他读者或读者群接受或认可自己的某些主张或观点的时候，他们也往往借助文学作品为手段向他人宣传，因为文学的社会效用，是通过读者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实现的，因为读者在阅读某个读者或读者群推荐或宣传的文学作品后，读者的既有的定向的期待视界就会被打破，从而形成一个新的期待视界。作品在被接受、被改造的同时，也在占有并改造接受者，使其陶醉在自己的魅力之下，屈服于自己的影响。文学作品也就是通过这个过程来影响人们的思想，体现社会效益的。而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翻译就体现了接受美学理论的这一过程。

第一节 消除误会，增进了解的文学创作

由于泰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之后，中泰两国人民之间，特别是在銮披汶执掌军政大权之后，产生了一些摩擦和误会。所以从二战爆发前到八十年代，泰国文坛出现了一批为促进中泰两国人民了解，消除两国人民之间的误会而创作的作家。这些作家主要有上一章提过的索·古拉玛洛赫、年·古拉玛洛赫、庞·帕融、散·忒瓦拉以及华人萧佛成等等。

萧佛成是《扶助科学报》和《华暹新报》的创办人。他曾经利用《三国演义》中的某些章节为材料，写一些文章批驳“中国侵战番邦，番邦即为泰人”的说法，旨在消除两国人民之间的误会，纠正泰国人长期认为的“泰人南迁”的观点。1982年泰国进步人士，新闻工作者素察·波梅波里叻撰写了《探索泰族的历史》一书，作者通过实地考察以及对文献和事物进行详细研究，证明《三国演义》中的孟获并非泰国人，从而这对中泰两国人民消除误会，建立友好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此外，泰国学者素吉·翁贴也于1985年发表了《泰人不是从何处来》的文章，进一步澄清了“南迁”之说。旺威·拍贴努还发表了《中泰友谊的缔造者周恩来》，进一步增加了中泰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增进了两国人民的友谊。

索·古拉玛洛赫，除了在前一章提到过的几部作品，在这一时期还创作了一些以中国为背景的作品。如《中国自由军》、《牺牲者》、《红色的春天》等作品。作者自称其作品为“北京集”。索·古拉玛洛赫的作品特点是，主人公是从泰国去到中国的泰国人，并结识了在那里的中国人。作者以主人公的眼睛向读者们介绍了中国的风土人情。

庞·帕融的主要作品的特点恰好与索·古拉玛洛赫相反。他作品中的主人公一般都是从中国来到泰国，并对泰国的风土人情学习了解的华人。他的主要代表作品有《李婉与李汶》以及《天玉和雨滴》。前一部作品描写的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发生的一场悲剧。而后者则是发生在泰国的喜剧。庞·帕融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剧本都曾风行一时。虽然庞·帕融的作品充满着浪漫气息，但是在思想深度方面却不及索·古拉玛洛赫。然而读者们却从其作品中能够深深地体会到作者希望中泰两国加强相互沟通和了解的强烈愿望。他在其作品中多出都显露着这种愿望。如：

“……中泰两国人自古以来就有着密切的往来联系，我们不该只因为一小拨儿坏人就将精神上的这种联系割断……”。[1] (P. 334)

[1] 庞·帕融.李婉与李汶.曼谷：平安书屋，1954. 转引自宽迪·拉鹏.有关中国文学在泰国的发展过程[J]. 法政杂志，第7年第2册，1977年10月—12月。

由引文我们就能很明显的感觉到作者在作品中所流露出来的，希望中泰两国人民加强了解，增进往来，加深友谊的那份强烈感情。

另一位泰国作家散·忒瓦拉的主要作品是《寒冬之恋》。这部作品主要描写的是泰国男青年和中国女青年之间发生的爱情故事。而这一对相爱的青年，却因中泰两国之间的敌对而不能最终走到一起，只能含恨死在寒风凛冽的寒冬之中。作者就是想通过这一个悲剧，来表达中泰两国人民应该互相理解，和平友爱想出的思想。散·忒瓦拉的作品特点主要是让作品的主人公在两国的边界地带，并未进入对方的国家，这不同于索·古拉玛洛赫和庞·帕融。

当提到以中国为背景进行文学创作的作家时，我们不得不提到索·古拉玛洛赫的爱人年·古拉玛洛赫。但是他最主要的贡献还是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方面，而并非以中国为北京的文学创作方面。所以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里在对其进行详细的介绍。

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介绍这些以中国为背景进行文学创作的作家和作品呢？这主要是因为正是这些作家和作品的出现，才使中泰两国人民之间的误会得以削减，从而增加了两国人民之间更为深入的了解。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泰国作家翻译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做了准备。

就像接受美学所讲的，文学对读者的影响，是一步步完成的，这需要一个过程。也就是说，读者视界的改变，也是需要过程的。而这些以中国为背景的作品的出现，可以说改变了读者头脑中对中国的旧的认识，从而使读者打破原有的视界，使泰国的读者了解到了一个战斗中的中国，特别是这一批以消除误会，增进了解为主旨创作的文学作品，大多数都是以战争作为背景，这样就能够让泰国的读者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唤起读者想要进一步深入了解中国，建立中泰友好往来的渴望。

其次，当时泰国民族、民主、自由、和平的思想已经普遍流行开了。中泰国人民希望和平友好相处的愿望十分的强烈。但是由于政治环境比较严酷，文化气氛比较紧张，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只能以这种文学创作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且由于当时对华文的限制，对共产党的敌对等等也使人们更加的了解中国。所以出现了这样一批消除误会，增进了解的文学作品。

再者，这一时期出现的这种以中国为背景的文学作品，也可以认为是前期模仿创作中国作品的进一步发展，只是由于所处时期不同，在写作内容、思想、手法、技巧上有所发展改变而已。总之，这一时期出现的旨在消除两国人民之间误会，增进了解的以中国为背景的文学作品的出现，也是中泰文学交流，或者说是中国文学在泰国流传过程中出现的一股潮流，尽管不属于文学翻译的范围，但对中泰两国的文化交流以及文学翻译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所以加以简单介绍。

第二节 “文艺为人生，文艺为人民”运动的影响

由于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泰国建立了君主立宪制政体，特别是銮披汶上台后，实行了独裁专制的统治，集所有的政治统治大权于一身。二战期间，当战火蔓延到泰国本土时，銮披汶政府实行追随日本侵略者的政策，允许日本侵略者“过境”和“驻扎”。这也造成了农业上泰国国内土地荒芜，橡胶园被毁，柚木采伐业以及采矿业也都萧索凋敝。经济贸易上逆差严重，通货膨胀率很高，物价大幅上涨。这不但给泰国人民带来了劫难，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同时也锻炼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虽然二战给人们带来了浩劫，但是也宣传了民主，自由，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战后，世界性的民族民主运动高涨，泰国人民也受到鼓舞，所以泰国国内的民族民主斗争也此起彼伏。泰国的工人阶级在此时有了全国性的工会组织。工人们举行了多次的罢工活动，提出了民主改革、制定劳动法等政治性要求。这也标志着泰国工人阶级思想的觉醒，工人阶级逐渐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在战后的农村，农民把斗争的对象由原来的日本转变为了本国的土豪劣绅。农民的思想也开始觉醒。而战后国内先进的知识分子们则与劳动人民一起，为国家寻求新的发展道路。

战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以美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的对立。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因政治原因，导致出现了两个阵营。由于人们所处的群体，阶层和社会位置的不同，人们的思想意识和审美水平，以及审美期待也都是不同的，因而，人们对文学的态度，理解，思想以及观点也是不同的。在泰国，当时有亲王室的《文学界》和《巴里查》杂志社所组成的团体。

有官方支持的“文学俱乐部”，他们居于主要的统治地位，但是他们的主张和观点与当时的社会潮流和先进的思想文化格格不入。他们创作的文学作品大多是歌功颂德的“赞美诗”。其内容脱离了现实社会生活，他们的文学作品是“闭门造车出门不合辙”的作品，是属于象牙塔里的文学作品。由于其作品的思想性不强，脱离实际，与当时大多数读者的阅读需求和期待视界不相符合，或者说与当时大多数读者的审美观念相冲突。所以他们的文学作品在读者中的反应和影响并不是很大。

虽然官方支持的“文学俱乐部”在当时居于主要的统治地位。但是由于当时世界形势的千变万化，以及各种思想，特别是民主、自由、独立、自主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普及和传播。一些要求进步和变革的具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并没有加入到官方“文学俱乐部”的行列之中，而是他们自己于1950年成立了一个组织并不严密，没有明确组织纲领的作家联合会。这些作家为了适应文学的发展进步，他们讨论了作家的任务和责任，文艺创作的目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等重大问题。先后提出了“文艺为人生，文艺为人民”的口号。于是在泰国的文学艺术界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艺为人生，文艺为人民”运动。这一运动对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泰译起到引导的作用，对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泰译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1973年10月14日事件以前，泰国文坛上出现了很多这类“文艺为人生，文艺为人民”的文学作品、杂志等等。这些作品和杂志都在讨论泰国文学的未来发展道路的问题。这类的杂志主要有《暹罗国家》、《星期评论》、《京都人》、《泰国天空》、《城市繁荣》、《大学生版阿勃勒》、《人民》、《社会评论》等等。这些杂志都介绍了一些新的思想观念，并号召与落后的旧的思想观念进行斗争，与美国作斗争，与日本作斗争。除此之外，《百姓经济学家》、《文学为人生》、《伟大的百姓》等杂志还呼吁与专制强权的政治统治作斗争，提倡让广大的人民都有受教育的权利。而且还出版了《压制》、《没有答案的大学》等书籍。在《后会有期》、《百姓哲学家》等部分书中也有介绍共产主义的内容，尽管有些内容是以前刊出过的旧内容，但是再次拿来刊出后，依然大受青年读者的欢迎。

在1973年10月14日事件以后，是泰国民主政治高涨的时代。此时也有很多进步的杂志出现。如：《民主》、《国家主权》、《穷人》、《青年之声》、《人民》

等等。而这时，也翻译推出了很多值得关注的政治文学和为人生的文学作品集。如《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列宁主义》、《毛泽东选集》、高尔基的《母亲》、鲁迅的《阿Q正传》、帕瓦尼·帕达占的《骑虎人》、李心田的《闪闪的红星》、其穆斯哈的《人民之声》等等。此外因特拉尤还翻译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文艺为人生，文艺为人民”运动中，那些反映人民疾苦，反应不公平以及与此种公平作斗争的文学作品被大量的翻译、创作出版。并且受到了人民的欢迎和喜爱。

随后泰国的文艺评论家班宗·班知达信、诗人乃丕、作家社尼·绍瓦鹏等人发起了一个关于文学的大讨论。他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论述了“文学来源于生活”，“社会生活决定作家，艺术家的思想”、“文学应该服务于生活，用文学进行阶级斗争”，他们指出作家不应该仅仅是观察生活进行创作，而要亲自参加到现实的斗争当中去。由于这个松散的组织中各个作家的思想观念不一致，最终导致了这个作家联合会的分化。

“文艺为人生，文艺为人民”的文学运动，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进步的符合当时社会潮流的一种进步的文学运动。这次运动产生出来的文学作品以其新的内容，新的思想，新的形式，开辟了泰国文学的新局面。从此，文学不再是皇室和贵族等上层阶级的东西，下层的无产阶级也有了属于自己的文学。

但由于世界无产阶级文学也刚成长起来不久，在经验和教训积累方面还不够充足；苏联文学由于在理论和时间上存在偏差，当时马列主义在泰国的传播还不太深入，而且这时泰国无产阶级的运动还处于较低的水平等原因，泰国的无产阶级文学产生了一些缺陷和令人遗憾之处。但是，泰国的进步作家不但用笔为武器进行战斗，而且他们还积极响应“作家要亲自参加到现实的斗争当中去”的理念，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亲自才加了反对侵略，保卫和平的战争中。同时，他们的这种亲身体验，也丰富了他们的文学创作。

那么我们有如何来分辨一部文学作品是不是属于“文艺为人生，文艺为人民”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呢？其实，在“文艺为人生，文艺为人民”运动中，创作或

翻译产生的文学作品有其自己的特点。[1]

第一、是号召人民，特别是青年大学生起来斗争的作品。这些作品具有鼓舞人的精神，号召起来反抗的内容和思想，或者是能够揭示生活真相的作品，或者是能够唤醒人们自我意识的文学作品。这些都是“文艺为人生，文艺为人民”的文学作品。

第二、是反映无产阶级为反抗剥削和压迫而斗争的作品。这类作品主要是揭示到无产阶级生活的真相，鼓舞人民起来斗争的作品。这类作品也是“文艺为人生，文艺为人民”的文学作品。

第三、关于乡下农民抗争的作品。这些作品主要向人们展示了农民由于各种原因所遭受的痛苦和折磨，并在作品中为农民们指出了摆脱这种痛苦和折磨的途径。这类作品也属于“文艺为人生，文艺为人民”的文学作品，

第四、反映各种人的生活的作品。这类作品主要反映了形形色色的人在工作生活中的细节，以及在工作生活中所遭受的苦难的情形。这一类的作品也是“文艺为人生，文艺为人民”的文学作品。

在 1957 年沙立·他纳叻发动政变，沙立当上了政府总理，后来他依继任政府总理。这个时候翻译或创作的“文艺为人生，文艺为人民”的文学作品数量相当的庞大，沙立政府觉得已经到了不得不禁止的地步。于是，很多进步的作家和翻译家被捕。那些没有被捕的作家都逃往他处或停止了写作。这场轰轰烈烈的“文艺为人生，文艺为人民”文学运动遭到了镇压。以前那种影响并不大的爱情小说开始复苏，读者的数量逐渐增多。很多杂志和报刊也开始大量刊登这类的文学作品。到此，“文艺为人生，文艺为人民”的运动在强权的镇压下逐渐销声匿迹。

虽然“文艺为人生，文艺为人民”的运动遭到了镇压，但是由于世界范围的民族、民主和共产主义运动的高涨，世界无产阶级文学的影响也在不断地增大。而且由于泰国周边的中国、越南、老挝等国家此时已经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政权，所以对泰国的无产阶级的运动起到了鼓舞的作用，使泰国无产阶级运动也在不断地高涨，因此泰国的无产阶级文学也并没有因政府镇压而彻底的消

[1] “文艺为人生，文艺为人民”文学的特点，主要参考了泰国学者派罗·叻披里尤莫主编的《泰国现代文学》一书中关于“文艺为人生，文艺为人民”文学的论述。

失，而是在不断地增长。因为任何一个国家无产阶级的人数都是最为庞大的，所以当时无产阶级文学的读者群和阅读需求也是最为庞大的。这种庞大的读者基础和阅读需求，决定了在世界范围无产阶级运动高涨时期，在民族、民主运动高涨时期，这种“文艺为人生，文艺为人民”的无产阶级文学是不可能因为镇压而消失的，只能是越镇压越强大，越禁止越泛滥，越是想消灭，其影响也就越大。

正是由于“文艺为人生，文艺为人民”运动的影响，以及国内无产阶级运动的影响和需求，引导了泰国作家和翻译家对中国现实文学作品的翻译，并以此作为宣传民主、革命的手段和工具。

第三节 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泰译兴起的原因及主要作品

一、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泰译兴起的原因

中国文学泰译从曼谷一世王开始，一直发展到今天。在这一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类型的文学作品得到翻译家和读者的青睐，从而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高潮。在二战之前，基本上是翻译以历史为内容的中国古典小说。那时候的读者也经历了由皇室贵族到普通民众的转变。随着读者群的转变，阅读的目的，也就是说文学的社会效用或价值也发生了变化。最初以国王为代表的皇室贵族翻译古典文学是出于维护统治，学习军事和战争知识为目的的。到后来支持翻译者转变成了朝廷大臣和一些贵族，他们也是主要的读者，而翻译目的就是为了娱乐消遣和显示身份地位。到后来支持翻译的人又转变成了出版社和报社的所有者，而翻译的目的是出于满足市场需求，赢得经济利益。这使得读者也普及到了普通大众。

由于普通读者的审美经验和审美水平、知识水平的原因为，他们的阅读目的也主要是出于娱乐消遣。但是当历史的脚步走到此时，特别是二战之后，随着西方民主，自由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思想的传播，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这种变化的发展，人们的思想，文化水平和审美经验，以及整个社会的审美水平，社会整体的期待视界都发生了变化，时代的主导文化也发生了变化。所以人们的阅读需求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而且由于政治运动和社会

政治变革等的需要，那些反映现实的“艺术为人生，艺术为人民”的文学作品受到人民的欢迎。所以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翻译掀起了高潮。这是翻译这类作品的主要是出于政治宣传，思想宣传，以唤醒人们思想进行政治变革的目的。

那么掀起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泰译高潮的原因都有哪些呢？

首先，在社会政治环境方面，二战后，世界上出现了两种体制的对峙，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又掀起了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潮。所以泰国的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也开始觉醒。并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进行政治斗争。在泰国周边的，像中国、老挝、越南等国家先后建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政权。而泰国国内，从二战后开始就一直不断地发生着军事政变，政权一直都不稳定，而且掌权者都是军人为主，他们实行的都是独裁的强权政治。并且随着一次次政权的更迭，人民的民主意识和政治意识在不断觉醒。所以泰国觉醒的无产阶级和要求进步的作家和学者，也希望或者要求泰国军人掌控的实行强权统治的政体进行变革。特别是十月十四日运动之后，民主成了潮流。于是在这种政治需求下，要实现这种变革的政治目标，就需要唤醒广大民众的思想。从而需要一种唤醒人民思想进行反抗斗争的有力武器。文学便是最好的选择。因为社会环境对文学作品有一定的影响，同样，文学作品对社会也有一定的影响。也就是说，“文学是社会树立威信的一部分，文学对人的思想、观念都有或大或小的影响”。而文学作品的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思想意识方面。这种对思想的影响也正是通过读者的阅读来实现的。正如国美学家本杰明也曾说过：

……艺术作品一旦成为宣传、教育人民群众的政治工具，就会消除艺术的异化，就可以作为抵制法西斯对战争的美化和种族神话的有力武器。

[1] (P. 28)

这里的“法西斯对战争的美化”和“种族神话”我们可以灵活的理解为任何政治强权 and 美化战争的行为。所以具有政治变革要求的进步作家和学者，就开始以文学为武器进行思想启蒙和宣传。于是，当中国的现实文学出现后，就被这些

[1] 朱立元.接受美学导论[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11月

进步作家和学者接受，进而翻译成了泰文，向泰国的广大读者推介。正如中国学者王向远所说：

……翻译甚至被当做一种政治工具。翻译什么东西，以什么形式出版发行，都取决于政治上的需要。到那时候，翻译文学的公用管，实际上已完全锁定在狭隘的政治需要层面上。[1] (P. 77)

栾文华教授在《泰国文学史》一书中对此也做了分析：

十月十四日运动是尘封已久的五十年代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重见天日。“为人生，为人民”的作品成了七十年代青年学生的生活向导和斗争武器。读者对这类文学的需求十分旺盛，而且这种需求还带着浓厚的时代色彩，也就是说青年们对文学作品在政治上、思想上的需求超过了艺术欣赏方面的需求。然而，七十年代毕竟已不是五十年代，国家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青年们面临的问题也有了很大的不同，五十年代的作品开禁指出感到新鲜，时间一长就感到不能完全满足他们的需要了，这就是新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产生的基础。[2] (P. 343)

其次，当时中国所处的社会现实是在封建社会和传统礼教思想影响下的社会，中国民众的思想都处在一种麻木不仁，愚昧无知的状态之中。所以中国的社会是一种病态的社会。于是中国出现了一批以“鲁迅”为首的，批判现实的作家。而泰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们在阅读到这种现实主义作品后，反观泰国社会，也同样存在着这样的弊病。于是为了改变这种病态的社会，唤醒民众，以引起疗救，于是他们进行了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或翻译，以表达自己的这种想法，从而影响更多的泰国人。

再者，接受美学认为，读者的审美经验期待视界中的世界观、人生观、文化

[1] 王向远.王向远著作集第八卷-翻译文学研究[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8.

[2] 栾文华.泰国文学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知识、思想经验等在文学阅读中起着选择、求同的定向的作用，为读者阅读和接受规定了基本的走向。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读者的期待视界已预先决定了他的审美认识和理解的方向。也即决定了读者的阅读需求。而翻译者又是翻译文学作品的第一读者。所以在二战后，受到民族、民主，自由、和平、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进步作家和学者，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也都受到了影响。进一步说，是他们的审美经验的期待视界受到了影响。因此在这种审美经验的期待视界的促使下，他们所希望阅读的或者是符合他们阅读期待视界的文学作品，便是这些反映社会现实的无产阶级的文学作品。而由于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多以批判性的手法揭露社会的阴暗面和诸多弊病，以深沉的忧患意识来考虑民族和民众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探寻民族和国家的出路。并且以同情和怜悯的笔调来反应社会底层人民的痛苦生活和磨难。尤其战后，泰国社会和中国社会都曾受到过战争的创伤，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而且两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也有很多共同之处，所以使两国人民和文学家在民族情感和文学取舍上有着相似的一面。所以这些作品就引起了处于同样社会环境中的泰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同情与共鸣。于是这些进步的作家和学者便选择翻译了中国具有现实主义思想的文学作品。

第四、战后，泰国社会出现了一种所谓看破红尘的思想倾向。因此，泰国文坛也出现了一些反映经历过战争磨难的人的那种劫后余生、恍惚迷惘的心情的作品。而且由于战后社会主义思潮传入泰国，无产阶级运动开始兴起。在文学领域，也出现了一批进步的作家，他们认真思考了作家的责任和作用，探讨了文学的目的，以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于是提出了“文艺为人生，文艺为人民”的口号。与当时社会流行的“艺术至上”、“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潮相对抗。正是在这种“文艺为人生，文艺为人民”运动的影响下，出现了一批反映现实生活，和底层人民群众悲惨生活的文学作品。而且由于中国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后，中国无产阶级在国际上的影响也逐渐增大。所以泰国的进步人士在“文艺为人生，文艺为人民”运动中，便开始翻译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以期从中能够学习一些经验方法和教训。

第五、由于此时泰国的政治一直是军人政府的专政统治，而且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是禁止华文的，禁止一切与或者可能与共产党有关的活动，这其中也包括文

学。所以这一时期的文学很多都是以不痛不痒的没有任何思想意义的以娱乐消遣为主的爱情文学。由于人们长期处在欣赏这种文学中，于是就产生了一种厌烦感，并在心理上产生了一种排斥感。这就是接受美学所说的，每一个时代都同时存在着许多流派，其中总有一种代表着文学的最高标准，但是这种代表性不是一成不变的。经过一定时间后，这种代表性的文学就会变得陈旧，并令人厌烦。这就是所谓的审美疲劳，于是就要求处于低层次的某种新形势的文学上升到主导地位。这种文学的演进过程是由不同时代读者的兴趣和要求决定的。强权政治和文化专制使爱情文学泛滥，成为当时文学的主导，但是由于人们对这种文学兴趣的逐渐降低，其主导地位也在不断地下降。此时又正好遇到无产阶级运动的高涨，无产阶级文学也便引起了读者的兴趣。从而是无产阶级的现实主义文学逐渐代替了娱乐消遣的爱情文学。所以一些进步的作家和学者便开始翻译表现无产阶级生存和斗争的现实主义文学。

第六、战后，由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此时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文学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苏联和其他国家出现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的无产阶级作家。如苏联的高尔基、托尔斯泰等，在中国有鲁迅等。这种国际无产阶级文学家和文学作品对泰国的影响。特别是这时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传播，成为了当时的时代精神的代表。所以泰国的受到这种进步思想影响的作家和学者，也成了这种时代精神的代表。所以他们在接触到具有国际影响的无产阶级作家的作品后，就特别推崇。因为艺术观念世界总是和社会的、政治的、宗教的、科学的观念世界相联系的。正如列文·许金所指出的：

……时代精神作为世界观在一个时代不只有一个，而是成系列的。文学上的时代精神就是文学审美趣味，其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时代精神决定着文学发展的主流。时代精神是变动的，由于社会的交替和经济发展，占主导地位的时代精神的代表阶层的审美趣味也相应发生更迭变化，这就决定这整个文学潮流的消长与演进。[1] (P. 28)

[1] 朱立元.接受美学导论[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4年11月

这一时期的时代精神，由于无产阶级的觉醒和队伍的不断壮大，已经演变成了无产阶级所代表的科学社会主义精神。所以在这种时代精神的影响下，要求进步的作家和学者以及人民群众的审美趣味也转变成了无产阶级的现实主义文学审美趣味。在这种阅读需求推动下，出现了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和翻译的高潮。

暨南大学的饶芑子教授在其主编的《中国文学在东南亚》一书的《中国文学在泰国》一章中也指出：

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和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是引发泰国文艺界大量翻译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时代动力。因为这时泰国读者所渴望的中国作品题材，是完全不同于以前古典小说的侧面，即需要反映中国现代社会矛盾的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藉以形象的了解就中国的变迁和新中国的由来。[1] (P. 111)

这一时期虽然可以说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翻译的高潮。但是我们应该知道，这一高潮持续的时间并不太长，而且产生的影响也并不是特别大。

因为这一时期，泰国政权并不稳定，经常发生军事政变，而且军人政府实行的是强权的独裁统治和文化专制主义。特别是披汶·颂堪发动军事政变，再次执掌军政大权后，他追随美国推行反共反华的政策。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他担心共产主义思潮南下影响到其政府的统治，开始限制华人和泰共的活动，并颁布“防共条例”，成为镇压“左派”武器。从这一年开始反华倾向也越来越严重，并开始大规模的逮捕进步知识分子、学生、和人民群众。因此“文艺为人生，文艺为人民”的现实主义文学翻译和创作活动都收到了严重的影响。

到了五十年代末，沙立·他纳叻发动政变，担任政府总理后，他对内压制民主，禁止一些集会活动。而且他也是追随美国推行反共反华的政策。沙立逝世后，他农·吉迪卡宗成为继任者，他上台后继续推行沙立政府的政策。泰国的华文报纸被查封，禁止进步书刊和文学作品，镇压了“文艺为人生，文艺为人民”运动。人民群众对民主自由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最终爆发了十月十四日流血事件。之后

[1] 饶芑子.中国文学在东南亚[M].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9.

他宁·盖威钦上台，他对具有进步思想的学生、工人、农民进行镇压、逮捕和杀戮，各种报刊杂志纷纷遭殃，当局宣布的禁书有几百种之多，思想活跃的空气一扫而光，文学也陷入了低谷。之后江萨上台，政治政策有所缓和，文学才开始缓慢的复苏。所以从战后到二十世纪70年代这段时期内，50年代在“文艺为人生，文艺为人民”运动的影响下曾出现过翻译和创作现实主义文学的高潮外，这个时期内的大部分时间，现实主义文学几乎都是遭到封禁的。但是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还是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翻译了一些这类的作品。

到了八十年代后，这类进步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可以公开出版了，但当时的教育部长巴通·吉滴本亲自下令，将很多这类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列为禁书。所以可以说，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翻译是在夹缝中成长壮大的。

而由于这类作品的读者主要是具有民主，自由思想，并在政治上有一定要求的知识分子。主要包括大学生、政治家、文学家。我们称之为政治型读者。一般的普通民众对这类作品的接触并不多。这主要是因为“文学的审美趣味是人们对文学的要求：这种需求取决于接受者受教育的程度，而受教育程度又同人们的经济状况有关，因此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有不同的审美趣味与需求。”所以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由于缺乏教育，缺乏阅读和欣赏现实主义作品的文化知识，所以并不为他们所普遍接受。而这类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接受主体，便是受过一定教育，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阶层，即本论文中所称的政治型读者。因为他们能很好的理解这类作品，并能够从这类作品中挖掘出深层的思想内涵。而这部分政治型读者毕竟是少数。所以这类作品也只能在他们中间流传，并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且，由于泰国民族受到佛教的影响，佛教宣扬的教义成为泰民族心理的积淀，人们的阅读习惯和审美兴趣也沿着这样的路数被逐渐培养起来。所以人民在思想上都具有一种都比较容易满足的惰性。所以当政治秩序稍微稳定、民主有所进展以后，泰国多数人民就逐渐回到原来的祈求安定、容易满足的心态。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也在限期一股潮流之后逐渐归于沉寂。最后，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文本在情感格调上有一种悲凉的沉重感，所以读后也会给读者在心理和精神上带来一种沉重感。并且这类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在文本“空白”的设置上比较少，也就是说文本缺乏一种“召唤结构”，因为现实主义作品的重点

在于其思想性，所以读者在阅读这类作品后，并不能发挥自己丰富的想象力，来填补这类空白，因此对一般读者的吸引力不强。只能对有特殊要求的，注重其思想内涵的特殊读者群产生吸引力。因此在整个泰国群众中产生的影响并不是很大。也并没有形成全国性的翻译和阅读热潮。

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翻译，是在具有进步思想的在政治上有一定要求的读者群即政治型读者支持和推动的。所以这种热潮只会在这个读者群中形成并产生影响。所以现实主义文学翻译热潮在这些读者的政治要求实现或这些人被镇压下去之后，现实主义文学的热潮自然就会衰落下去。

二、此时期翻译成泰文的主要作品

在本章第一节提到的泰国作家年·古拉玛洛赫（陈燕英）应该算是最早译介中国现代作品的作家。早在日本侵略军占领泰国期间，她就在开始在泰文杂志《沙炎沙迈》上发表过评介老舍《骆驼祥子》的文章，而且还发表过评介曹雪芹《红楼梦》的文章。

在二战结束后，她和丈夫索·古拉玛洛赫联合翻译了老舍的《卖国贼》和《骆驼祥子》。这两个译本分别于 1947 年和 148 年在《奕甲冲日报》上连载。此外她还翻译了古典小说《金瓶梅》和《水浒传》等。

1952 年泰国作家叻察·班差猜最先翻译了中国伟大文学家、思想家、民主战士鲁迅的《阿 Q 正传》，引起了泰国文坛的轰动，很快被抢购一空，1956 年再版后又很快销售一空。由此鲁迅的作品开始被陆续被译介到泰国。署名章·姓陈的一个华人第二次翻译了《阿 Q 正传》，并于 1975 年由曼谷明光出版社出版。随后，泰国作家阿披哇第三次翻译了鲁迅的《阿 Q 正传》，并于 1975 年由曼谷学院集团出版社出版。玛尼·姬班钟圻第四次翻译了《阿 Q 正传》，于 1997 年由曼谷健心出版社出版。

此后，1976 年曼谷佳仁誉出版社出版了《鲁迅小说集·狂人日记》泰译本。之后在 1976 年和 1978 年《鲁迅小说集·呐喊》前后两次被翻译成泰文，并分别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和曼谷少女出版社出版发行。1977 年曼谷朱拉隆功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彭磊·垦楞翻译的《散文集·野草》，1980 年由曼谷竹丛出版社第二次出版发行。1987 年曼谷南美出版社出版了泰国翻译家素帕尼翻译的鲁迅的爱

情小说《伤逝》。1979年曼谷照耀出版社两次出版了阿丽·里维拉翻译的《鲁迅优秀作品集》。阿披瓦翻译的《阿Q正传插图本》继1975年出版后，于1984年又由曼谷新青年出版社再次出版发行。2003年曼谷普通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巴功·林巴努颂翻译的《鲁迅小说集》。这一时期，还有曼谷火焰出版社出版的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南美出版社出版的薇琶·裕达玛婵翻译的《明天》。此外，鲁迅的其他作品，如：《祝福》、《故乡》、《药》、《一件小事》等等也都陆续被翻译成泰文本出版发行，在泰国广大读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另外《祝福》还被泰国的剧作家改变成话剧在首都曼谷上演，很受当时人们的欢迎。

除了鲁迅的作品被翻译成泰文外，中国其他著名作家的作品也相继被翻译成泰文，但是所产生的影响远不及鲁迅的作品。

泰国作家吉迪玛·阿默勒塔翻译了茅盾的《大鼻子的故事》，被收录在1978年由曼谷佳乐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小说集》中。1979年泰国作家朱莉叶（音译）翻译的茅盾的《秋收》由曼谷竹丛出版社出版，随后，1980年竹丛出版社有出版了吉迪玛·阿默勒塔翻译的《残冬》，1985年北京外文出版社又出版了泰译本《春蚕》。这样茅盾的“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和《残冬》都已有了泰文译本。1995年曼谷健心出版社又出版了寿·沃·坡诃阿拉亚翻译的《子夜》。除了这些作品外，如《林家铺子》、《白杨礼赞》、《一个文学青年的梦》等作品也有了泰译本发行。

巴金的大部分作品在这一时期也被翻译成了泰文。1980年曼谷纳帕拉出版社出版了泰国作家泽·谭玛朗善翻译的《死去的太阳》。此后巴金的《家》被泰国的两位作家翻译过。其一是翻译鲁迅《阿Q正传》的阿披哇，这个译本于1980年由曼谷新时代出版社出版。此后在1982年又被曼谷雨云出版社再版两次。另一个泰文译本是有薇琶·裕达玛婵翻译的，并于1989年由印绘出版社出版。1981年泰国曼谷佳读家出版社出版了博披莱·勒泰和泽·谭玛朗善两人合译的巴金的作品《新生》。同年，曼谷瑟喜萨炎出版社出版了威哇·隆瓦塔纳翁与泽·谭玛朗善合译的《灭亡》。此后一年，即1982年爱戴书信出版社出版了纳提·阿鲁诺翻译的巴金的作品《寒夜》。同年，纳雷雅翻译的《春》有曼谷草花出版社出版，此外他还翻译了巴金的《第四病室》，并由曼谷万泰出版社出版。1985年泰

国华裔学者谭国安翻译的《春天里的秋天》，由曼谷奔猜出版社出版。中泰友好的使者泰国诗林通公主也翻译过巴金的作品。诗林通公主翻译的《爱尔克的灯光》收录在她的译作集《重要的是今日所见》中，这部译作集由曼谷南美出版社出版，并于2005年、2006年、2007年、2008年连续再版了八次之多，仅2005年这一年就再版了5次。此时，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和“爱情三部曲”《雾》、《雨》、《电》都有了泰文译本出现。

除了以上作家外，带有浓厚北京味道的作家老舍的部分作品也被翻译成了泰文。如：泰国作家吉迪玛·阿默勒塔翻译的《月牙儿》，被收录在1978年由曼谷佳乐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小说集》中。1985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老舍的泰译本《月牙儿》。此外，年·古拉玛洛赫还翻译了《平民的悲惨命运：骆驼祥子》，此书泰文版本于1993年被曼谷合力出版社出版，并再版三次。另一位泰国作家比达·鄂克拉杰特驰翻译了老舍的《茶馆》，并于2001年由朱拉大学传媒出版社出版。在2007年，曼谷书界出版社两次出版了阿披哇翻译的《月牙儿》。老舍其他的一些作品，诸如《柳家大院》、《两兄弟》等也被翻译成了泰文。

这一时期，郭沫若的《奔流》、华山的《鸡毛信》、杨沫的《青春之歌》等作品也有泰译本出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剧作家曹禺先生的著名剧作《雷雨》曾经用泰语在泰国演出。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由于泰国1973年10月14日事件的影响。泰国各阶层的人民思想都非常活跃。他们渴望对新中国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渴求阅读有关中国的政治理论和文艺作品。1974年，6月23日至29日，法政大学的学生机构在大礼堂举办了“红色中国展览会”展出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语录》、《毛泽东选集》等哲学著作的泰文译本，此后像李心田的《闪闪的红星》这样的革命文学也被翻译作泰文。

到八十年代 反映中国改革开放和知识分子生活的文学作品开始受到泰国作家和翻译家的关注和青睐。如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张贤亮的《灵与肉》、航鹰的《明姑娘》等等都先后被译成泰文在曼谷一些报刊上发表，后又出了单行本。

特别是张贤亮的短篇小说《灵与肉》，1985年在《马迪春星期周刊》上连载后，引起了泰国文艺界和知识分子分关注。泰文的译者是泰国作家彭卡瑟·素旺

纳军，译者为泰文版的《灵与肉》命名为《养马的人》。彭卡瑟·素旺纳军还致信给张贤亮，请求张贤亮给泰文版《灵与肉》写序。张贤亮也给他回了信。后来彭卡瑟·素旺纳军还准备将张贤亮的新作品《肖尔布拉克》和《绿化树》翻译成泰文。

可见，在这一时期的不同阶段，中国很多著名作家的作品都翻译成了泰文，这也表明在这一时期，泰国读者由于受民主、自由、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影响，特别是泰国十月十四日事件对人们的触动，以及泰共的影响等，使泰国读者更渴望阅读到中国表现现实社会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

第四节 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泰译的影响

这一时期流传泰国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大多都是具有民族觉醒、强烈反封建意识的作品，它对泰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和对文学的影响两个方面。而在这些现实主义作品中，以鲁迅及其作品的影响最为广泛和突出。

首先是鲁迅对泰国华侨及泰华文学的影响。

鲁迅这个名字最早在泰国出现，应该追溯到 1936 年，也就是鲁迅逝世的时候。最先报道鲁迅先生逝世消息的是泰国华文报纸《中华日报》。当时泰国曼谷崇实学校校长许煜，在《中华日报》担任兼职记者，当他得知鲁迅先生于 1936 年 10 月 19 日在上海逝世的消息后，次日他便在《中华日报》上披露了这一消息。

此后，曼谷的进步报纸《华侨日报》在获知代表着中国人民刚直不阿精神的鲁迅逝世的消息后，便做出了强烈的反响。它先后刊出数十篇文章，以表达泰华文坛以及广大华侨的哀痛之情。

十月二十一日，《华侨日报》副刊《华侨文坛》编发一组悼念的诗文，作者主要有病佛、琳琅、辣烟、白干、许侠、实灵、命吾、丁舟等。

第二天，《华侨日报》副刊以整版篇幅隆重推出《鲁迅纪念专号》。该专号最引人注目的是刊出了由 36 个文化团体及 163 名文艺界作者签名的《我们的哀悼》

一文。这篇《我们的哀悼》是当时泰华文化界对鲁迅逝世做出的最强烈的反映，其动员面之广泛，人数之众多，声势之浩大，是当时所罕见的。这充分表达了泰华界对鲁迅的热爱和敬仰，更从另一侧面表现了鲁迅及其精神对广大泰国华侨影响之大，影响之深。

这在《我们的哀悼》一文中清楚的表述：

鲁迅先生自己的脉搏虽然停息了，他的群众，却加强的散居深入在我们的祖国的救亡群众里，在海外各华侨社会的爱国家、爱民族的群众里，在全世界的各个弱小民族的抗日的群众里。[1] (P. 121)

同日，编者还在副刊发表了一篇《紧急通告》，号召“努力文运的诸社团总动员的来一个伟大的纪念周”。并愿意将副刊让出，作为“各个社团追悼鲁迅先生的特号”。

在十一月初，泰华文化界在曼谷光华堂举行了隆重的鲁迅追悼大会。举行追到大会的当天，曼谷很多华侨和当时英、法等国在泰的进步人士也参加了追到大会。当时追到大会有一千多人参加。以上泰国华侨各界对鲁迅逝世的反映，以及举行各种追悼和纪念活动，可以看出鲁迅及其文学作品所反映出的精神，对泰国华侨的影响是何等的深远与强烈。

此外，泰国各个华文报纸也举行各种各样的追到活动。在此次追到大会的基础上，泰国成立了“暹罗华侨文化界抗日救国会”，这个组织的成立，广泛的团结了泰国华侨界各方面的文化人，有力地激励了泰国华文文学为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而呐喊，也推动和催生了泰华抗战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的兴盛，。

在这种影响下，泰华文学界提出了“国防文学”和“大众文学”的口号，并出现了一批抗战和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诸如：尼仲诗歌的《像清风祈祷—遥寄前线战士》、戈阳的《弟兄们的剑》、陈行的《三聘姑娘》，接龙小说《风雨耀华力》、子帆的《破梦》等等。

[1] 转引自饶芃子.中国文学在东南亚[M].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原文载于1936年10月22日的泰国曼谷《华侨日报》副刊《华侨文坛》

其次对泰国泰语作家及文学的影响。

由于二战后，泰国的政府经常由于军人政变而处于不断变更之中，而且政治环境也比较动荡，特别是军人政府实行的是强权独裁的统治，文化上实行民族沙文主义和集权的文化政策，所以泰国知识界对鲁迅的认识和评价具有比较突出的批判现实主义色彩，很多泰国的鲁迅研究者都是将从鲁迅的著作中汲取精神动力作为自己的基本价值取向的。

泰国的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们经常以鲁迅的作品作为批判现实的参照物，而且自觉地从鲁迅的遗产中汲取精神资源。正如 1956 年，泰国鲁迅研究者纳里耶在《鲁迅的一生和著作》（载《金羚杂志第 28 期》）一文中指出：

我感到学习和研究中国伟大作家鲁迅的一生和著作，就像学习其他为人的一生和著作一样，可以使更接近人类高尚的情操和品德。高尚的情操及坚信工作和战斗能消除一切阻力、克服困难，包括坚持不懈的反对压迫，憎恨各种私心杂念的坚强信心。[1] (P. 169)

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沙立、他依建立独裁统治后的时期，泰国社会处于“黑暗时期”。泰国的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大声疾呼，希望泰国的文坛也会出现鲁迅一样的斗士。1958 年曼挺·恼瓦的著作《学习鲁迅》出版，作者在前言中写道：

……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我国革命文学的园地，必然会出现人民的勇士，手中拿着鲁迅锐利的武器即杂文，跳入文学园地，杀死猛兽或戳穿豺狼的卑劣行径。人民文学的园地将生长起一片革命文学忧虑的新苗。[2] (P. 169)

在该书的结尾部分，作者还大声疾呼：

[1] 转引自王家平.鲁迅域外百年传播史：1909—2008[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

[2] 转引自王家平.鲁迅域外百年传播史：1909—2008[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

在为夺取泰国人民自由、独立、幸福的年代，我们更需要鲁迅坚忍不拔的战斗精神。[1] (P. 169)

1981年泰国作家、文学评论家塔维巴温撰文，叙述了泰国作家集·普密萨受鲁迅《狂人日记》的思想影响。文章说：

正是在这种思想影响下，作家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用唯物史观写出了一部新的社会发展史《泰国封建社会的面貌》，该书在泰国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2]

根据接受美学的观点，文学具有潜在的社会功能，这种功能是通过读者的接受而实现的。文学的这种潜在的社会功能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表示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水准，其二它是一个意识形态革命的过程，对人类文明的总进程有着推动作用，特别是对社会思想解放有着革命性的作用。

所以，从总体上来讲，由于以鲁迅及其作品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具有揭露现实生活真相，揭露社会阴暗面和强烈的进步革新思想，所以当这些作品被翻译成泰文后，启发了泰国人民的思想。他们从这些作品中反观到了泰国社会所存在的弊病。引起了处于同样语境中的泰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同情与共鸣，也从这些作品中，他们同样发现了泰国病态的社会并发出了改革的呼声。于是他们的思想意识开始觉醒，从这些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寻找国家政治改革的依据。

而且由于这些作品是伴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对东方的政治影响而进入泰国的，因此它对泰国进步人士所产生的思想影响不限于反封建意识，还有社会主义思想影响。

而且在这一时期，由于民族、民主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传入，泰国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也开始考虑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那么这些翻译成泰文的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无疑给他们提供了借鉴，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户，使他们看到

[1] 转引自王家平.鲁迅域外百年传播史：1909—2008[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

[2] 转引自戚盛中.中国文学在泰国[J].东南亚杂志，1990年第2期.原文载于泰国.书籍世界月刊，1981.12.

了一线曙光。于是在泰国无产阶级运动方兴未艾的时期，他们提出了“文艺为人生，文艺为人民”的口号。创作出了一系列革命现实主义作品和具有批判现实主义思想的文学作品。诸如：西巫拉帕的《向前看》；社尼·绍瓦鹏的《魔鬼》；西拉·沙塔巴纳瓦的《奴隶城》、《这块土地属于谁》；苏瓦·瓦拉迪罗的《浴血的土地》等等。这些受中国现实主义作品思想影响的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也表达出了他们自己内心的思想和看法，从而影响了更多的泰国人。

再者，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泰译本也成为了宣传无产阶级运动的工具。成为泰国共产党和人民反抗独裁统治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特别是理论性书籍的翻译，成为了泰国民主政治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方针。推动了泰国共产主义运动和人民要求自由、平等、民主等政治运动不断出现和发展，并且一浪高过一浪。正如栾文华教授所说：“这些作品不但给人以艺术上的享受，而且给人以思想上的启迪和斗争的勇气和信心。”

从以上分析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泰译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出，现实主义文学产生影响的读者群主要是知识分子即政治型读者。而政治型读者群的数量是是有限的，因此现实主义作品对泰国的影响并不是很广泛。但是现实主义作品的泰译对这类占少数的政治型读者的影响最为深远和突出。具体原因第三节已有论述，不再赘述。